

往事悠悠

我的变速自行车

□刘向明

1994年“五一”期间，我在胶南师范读中专，那个夏天就将毕业。

当时，我特别喜欢刚刚流行的变速自行车。于是，我开始了对娘的游说——这变速自行车可好了，不仅在平路上跑得快，还能翻山越岭，要是能拥有一辆，骑着它上下班可方便了……娘说，那你买了这辆自行车后，结婚也不用再买自行车了吧？我说，那肯定，我会骑一辈子的！语气中不仅充满了期待，还异常坚定。

娘从小对我和弟弟就比较“惯”，总是尽全力满足我们的物质需求，有时她宁肯自己不吃不喝，也要满足我们，绝不含糊。可当地问我变速自行车是三百元还是两百元的时候，我却给了她一个惊吓——一辆质量差不离的变速自行车，要六百多元！

一向说一不二的娘有些动摇了，因为当时一辆凤凰牌自行车才两百多元，买一辆变速自行车的钱能买三辆“凤凰”了！可当时的我年轻气盛，根本没考虑那么多，只是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毕业分配当老师了，不骑辆体面的自行车心里不是滋味。我心想：大不了借钱买，我再慢慢还。

娘经过了一天一夜的思想斗争，第二天中午又向我确认道：“孩子，你确实喜欢那种自行车吗？”由于当时同宿舍的舍友有一辆，我试过，特带劲，就斩钉截铁地说：“娘，给我买一辆吧！我工作后攒钱还给您。并且我将来结婚的房子也不向您要，自己想办法。”因为当时流行单位分房住，所以我就许下了这个承诺。

娘没有告诉爹，偷偷把祖上传给我们的三间空置土坯房卖了，一共卖了680块钱，然后又从家里找了二十元，凑够七百元，郑重其事地把我叫到一边嘱咐了几句后，把钱都给了我。我顿时觉得娘太伟大了，暗暗发誓要好好孝敬她。

很快，我就找时间去胶南师范附近的人民路百货大楼一楼，挑选了一辆自己喜欢的“艾尔法”变速山地自行车。绿色的车架、黑色的车座、锃亮的轮圈……这辆自行车每一部分的设计都那么合我的心意。我想象着骑上它后，肯定是街上最靓的仔。

付完车款680元后，还剩下20元。为防止被偷，我又买了两把链子锁。至此，700元全部花光。然后，我兴奋地骑着它，一口气蹬到老家大村镇东龙古村。到家后，我不仅没觉得累，还津津有味地给家人讲解这变速自行车的功能如何强大。

大家都听得很起劲，只有娘没怎么听。她如释重负地说，你好好骑吧，以后别找我要结婚的自行车就行——当时新人结婚时买辆自行车就算一个大件。弟弟也是看了又看，喜欢的不得了。爹知道后，虽然有些生气，嫌娘太惯孩子，但也只是说了几句就作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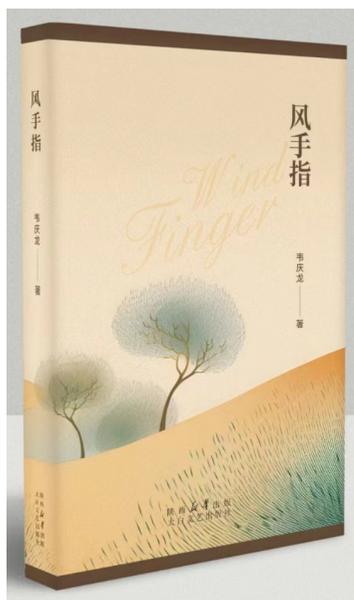
如今，每每回忆起这件事，我都会为自己的年少轻狂和任性感到惭愧，同时也一次次地被娘对我的爱深深打动。正是有了娘这种“肆无忌惮”的爱，我一路走来虽历经风雨，却也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好书共赏

有一种生活，叫“风吹草低”

作者自荐

《风手指》选录了我自2022年5月至2023年底创作的189首诗作，共分为与己书、荒原行、风手指、人间志四辑，算是我的“中年之书”吧。作为一名中石化建设者，常年工作在外，漂泊久了，对自己失联也太久。多少年来，我早已把“风吹草低”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在顺从中隐舍韧劲。我在荒漠里见过清晨倒立的甲虫，也见过落日的盛大。我几乎能描摹掩在夜色中的万物，颤巍巍的虫鸣隐在草木深处，异客的脚步和月色一样沉重……这里要特别提一下每辑的插画——全部出自我姐姐之手！看她的画，总会让我觉得画比文字更接近人间。



韦庆龙简介

韦庆龙，1985年出生于山东莒南，现居青岛西海岸新区。2022年开始写诗，现为山东省作协会员、西海岸新区作协理事。作品在《诗歌月刊》《诗选刊》《草堂》《芒种》《山东文学》《延河》等刊物发表。

他言他语

韦庆龙的诗常常以个体之“我”为书写核心，内蕴却能深入演绎，诗意在情感浓烈之处激发宕开，充满意外的可能性。通过大量物象的黏黏引譬，诗人建立起宏观世界与个人体验的联系，文思的开合之间皆是细腻的呼吸，充沛的情感驱动力使得这些诗拥有饱满丰润、摇曳多姿的抒情质地。

——杨碧薇（诗人，批评家）

韦庆龙以可贵的执着和勇气注视着生命低处，地耳、青苔、蒲公英，细小的事物是他的亲人，展开着他生活褶皱里的通衢。

——《北京文学》主编师力斌

或许正是对时间的敏感，让韦庆龙突然开始写诗。在他最好的那些诗句里，能看到的语言塑形能力已见端倪，他的节奏、语调一气呵成。他借助那些缱绻的意象，要将活着的伤痕和期冀展示出来，并时常迸发飘摇之感。他已学会以轻承重，并缓缓低空飞行。

——吴小虫

格物成诗，断句而歌。韦庆龙将火热的的生活施以冷凝的魔法，在貌似不经意中，他对周遭的“此情此景”，书写出了温暖的回望和柔软的前瞻。

——张二棍

《风手指》节选

人世间

白云擦拭旧日的雨水，山河如故
城市之外的云层，尘土之中的星辰
藏有钟摆的奥义

我在迷雾重重的人海，张贴
一份份寻人启事
在习惯中渐渐与涌动的信息疏离

你曾告诉我，生活是从瓷器开始
然后是穷尽一生的破碎和修补

“我的灵魂与我之间如此遥远
而我的存在却如此真实”
此刻，世界寂静，与我不再分离

此刻，我在一首诗中久久发呆
见证着日历慢慢泛黄，倾覆为尘

童话

相信世间所有的安排都藏有美好
落日挨着山川，晚风
撞见炊烟。我疼惜这样的日子
院墙的裂缝，指向神秘的
童话，一个破瓦罐里长满浓稠的虫鸣

那是全部的世界，独属于我
无期的岁月，和蔓延终生的隐痛
是啊，相信也是一件痛苦的事
像这个冬天，一个人坐在灰白色的天空下
像一把钥匙，在等一把锁

牧羊人

傍晚抵达，几只麻雀飞入围栏外的茅草丛
若有若无的鸣声，翻起辽阔的安宁
远处的羊群，和那个穿着白袍的牧羊人
消失在紫色的夕光。我喜欢
这缓缓走进的黄昏，阔耳狐再度探出洞穴
风起时细小的喜意

我从简单而重复的生活里，析出盐味
“去感受生命溢过我，恰如小溪漫过河床”
我将一首小诗来回打磨，适合呢喃
适合归来，适合这星辰中隐没的慈悲
在万物深沉的宿命里
轻轻落下

梭梭树

更合适的称谓，应该是梭梭草
这些植物界的行者，裸露开
灰白色的肌肤，在苍茫的荒漠匍匐
比荒漠更深刻的风沙，高温，干涸
在虚空里行走，与一株梭梭草交谈
如此清晰具体的事物
以凛冽的锋芒与宁静，镜子般
回答着生活。而我又怎么知道
它对脚下的土地是有多么热爱
才会把根扎得那么深
它矮小扭曲的身姿
吃了多少盐，才能背负起
这万里大漠，无尽岑寂

